

致狂想

◎莫璇心

草原的氣勢綿延壯闊，本來，我想像自己是一隻羊，在其中奔跑，偶爾低頭，大多數時候往遠方望。

感到一隻羊的渺小，如果我不是一隻豹，彈躍的速度怎及得上前方，要用飛的迅捷，去追季節的土地。

發現豹的停駐如此輕巧，如果我不能靈透如風，怎能搭上青草微揚的浪頭，以飄動的旋轉，優雅一次圓舞曲。

風亦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如果我只是我，誰也不是，還能夠奔騰或飛揚嗎？

瞧瞧大山，任所有一切覆或翻，猶然只靜靜俯看人世間變化，彷彿知道，所有的狂想，都只在雙眼睜開。

是誰如此大膽的居高臨下，不懼眾生的仰望或矚視？如如不動，那原來是造物者的眼！※

美國現代短篇小說之父

——歐·亨利 ◎吳燈山

歐·亨利（一八六二~一九一〇），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他跟大多數作家一樣，因為發表作品都署名歐·亨利，讀者反而忘了他的本名。歐·亨利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他是美國著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大師之一，曾被評論界譽為曼哈頓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國現代短篇小說之父。

歐·亨利的童年，可用「悲慘」兩字形容。三歲時，疼愛他的母親就去世了，從此，幸福的日子離他越來越遠。

父親是位外科醫生，可是他壓根兒走錯行，因為他的興趣全不在這裡，他心中有個夢，一心一意想當發明家；因此，他把大把大把的鈔票拿去買實驗器材，成天埋頭做實驗，根本不顧家裡的一切。小時候的歐·亨利是孤獨的，他同時得不到父親和母親的愛。

有一天，父親對他說：「準備準備，我打算送你去姑媽學校念書。」

「為什麼？我不乖嗎？」歐·亨利小聲提出抗議。「不是這個原因。你知道爹地很忙，同時要照顧病人和做實驗。別擔心，我會交代姑媽好好照顧你。」

就這樣，歐·亨利被送到姑媽創辦的小學念書，並住進學校宿舍裡，開始了他夢魘式悲慘的生活。

歐·亨利的姑媽是個獨身主義者，一生未嫁，將所有精力用來對付小孩。她的脾氣十分古怪，經常無緣無故發脾氣，發出如雷的咆哮聲，甚至拿鞭子打小孩。

在姑媽嚴厲管教下，歐·亨利早已喪失純真的心，在他身上找不出孩童該有的天真笑容，對他來說，每一天都是蒼灰、黯淡的日子。

為了躲避暴戾又古怪的姑媽，歐·亨利只好往圖書館裡躲藏。那裡的圖書友善地向他招手，他隨手拿來一本翻了翻，很快就愛上了；從此，他養成了喜歡閱讀書籍的好習慣。

他從圖書裡獲得閱讀的興趣，也得到心靈的滋潤，這是以前未曾有過的經驗。當他十歲時，幾乎把全校的藏書看完了。這可是他寄宿姑媽學校就讀最大的收穫。

歐·亨利的青少年時代也過得很不愉快。十九歲考上藥劑師執照後，他到一家藥房當店員；但是他的興趣卻在文學和繪畫，所以，工作起來毫不帶勁。之後，他換了很多工作，先是去一家土地事務所當擬稿員，接著又去牧場當工人，最後，到一家銀行當出納員。

不過，不管擔任什麼工作，歐·亨利心裡總有一種講不出來的不對勁。

二十五歲那年，歐·亨利和愛索爾小姐結婚，第二年生下一個小男孩。夫妻都還沉醉在有子萬事足的喜悅中，不久，小男孩卻告夭折。

他們不死心，再接再厲，隔年順利生下一個小女孩。所謂「禍不單行」，想不到這個小女孩也步上哥哥的後塵，染上肺炎去世。

歐·亨利無語問蒼天：「我到底犯了什麼錯，上蒼要如此折磨我？」原本不快樂的他，活得更加陰暗、憂鬱了。

歐·亨利三十二歲時，辭去銀行工作，卻被銀行控告侵占公款，歐·亨利不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他抗拒法院的傳喚，逃到奧爾良去。直到妻子病逝後，他才去自首，被判五年徒刑。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沒有入獄，或許一輩子沒沒聞，無法成為知名作家；他入獄後，因為表現良好（一度當選為模範囚犯），擔任比較輕鬆的工作，使他有了充足的寫作時間。

他把寫好的小說，投稿到一家雜誌社，當文章被刊登出來後，歐·亨利大為興奮，從此就決定從事小說創作。他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努力創作，等到他三十九歲出獄時，「歐·亨利」的大名已逐漸傳揚開來。

從一九〇四年起，他每一年要出版一兩本短篇小說集，創作量十分驚人，比較著名的有《四百萬》、《剪亮的燈盞》、《西部的心》、《城市之聲》、《善良的騙子》、《命運之路》、《亂七八糟》、《滾石集》、《流浪兒》和唯一一部長篇小說《白菜與國王》。

歐·亨利善於描寫美國社會，尤其是紐約百姓各階層的生活。他的作品構思新穎，語言詼諧，結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描寫眾多的人物，富於生活情趣，被譽為「美國生活的幽默百科全書」。

歐·亨利生活圈不大，除了跟雜誌社老闆和出版商打交道外，很少結交朋友。一九〇七年，他與薩拉小姐結婚，可是，他酗酒的习惯一直沒有改掉，加上早年生活顛沛流離，身體狀況已逐漸走下坡。

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歐·亨利因肝硬化在紐約逝世，年僅四十八歲。雖然他走得匆促，不過他的小說，已在美國和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尤其他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葉》被編入高中國文課本，國人對這位英年早逝的知名文學家，早已耳熟能詳。※

有一種感覺，令人放心，尤其當它存於素昧平生者之間，更令人窩心，那種感覺是「信賴」。

有些市井小人物，他們對做人的義理，有自己的信念與堅持，這可能來自他們在社會大學對生活的歷練與修為。社會底層的庶民，或許無傲人的高學歷，卻擁有這等高貴的情操，讓我對他們非常敬重。

平日買菜的傳統市場中，便有幾位這樣的人物。賣魚的攤販，他長期以來總不吝施予我這種感覺，無論我判斷不出的魚貨鮮度或是價位高低，他總誠實以對。賣蒜頭、老薑的莊稼漢，總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如何挑選，以及如何保存。賣雞肉的攤商總是擠滿人，買客無不高聲喊著自己想要的貨色，而我的細聲經常淹沒在那沸騰的人聲裡，但我並不擔心，因為老闆娘在刀起肉成塊狀間，總不忘問我：「小姐你要什麼？」幾次下來我索性不用開口，靜候在人群外圍，發現她維持先後有序的原則，不會因為我的不出聲而將我拋在最後一個。

採買的過程中，心緒偶爾煩瑣上，一時恍神，錯將大鈔當成小鈔給付，攤家馬上以提醒聲將我的思緒拉回當下。有些家庭主婦好於斤斤計較，挑選蔬果時更是翻來覆去，看到那些新鮮、嬌嫩的蔬果被如此折騰，我就覺得好心疼；既然貨色水準齊整，通常就請老闆代為挑選，老闆很熟練的選出不錯的產品，省時又省事，並不欺我善良而故意選取瑕疵品唬弄我。

在傳統市場中，我的神色總不若家庭主婦般精明，但我並非全然不懂得料理三餐的精打細算，因為母親早將那些功夫傳給我。市場的採買哲學或許要賺到便宜才算稱職，走過困苦年代的我，總覺得跟小本生意討生活的人討到便宜，不是啥了不起的本領，我寧願那些安份守己做小生意的人都能獲得合理的利潤，賺得一家人生活上的溫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簡單的善念，而種下了他們給我的信任，假日買菜於是變成一種生活上的好風情。

記得母親重病住進加護病房時，我日日奔波於

信賴的感覺

◎黃容

醫院間。有天心急如焚，招來小黃便上車，孰料下車付錢時，遞出千元大鈔給司機竟找不開，司機說忙中錯忘帶錢，這下如何是好？車子停在醫院停車場入口，立即遭保全人員驅趕，司機咒罵了數聲，連髒話都出口，我一時六神無主，司機要我下車到前頭等，他去換零錢，我尚未回神，司機已連車帶千元大鈔呼嘯而去。我乖乖呆立在那醫院偏僻的外圍道路旁，相信司機的說詞，就在理性悄悄告訴我可能受騙的當口，遠遠看到一輛計程車奔馳而來，來者正是剛才的司機，他找給我應找的九百多元，那一刻我為我未曾放棄的信賴大大放了個讚。

職場上流利的場面話，教人有時分不清虛實，遇事對人合理的懷疑，似乎成爲生存的基本功，人性在職場上命臨諸多考驗。多年來累了、乏了，在生活的層面上，簡單的信任讓腦袋出清殘存的靈光，腦子的運轉速率跟著變慢，這或許是退休者必然的宿命，但人生光輝的一面如果能在信賴的感覺中發揚光大，這變鈍的腦袋仍是值得的。※

恰好，我剛看完完麗麗·畢諾

許主演的《愛情對白》，男女主角相遇在充滿愛戀氛圍的義大利，兩人在浪漫的街道漫步，在藝術領地裡針鋒相對，在咖啡廳裡言詞珠璣犀利的種種畫面，猶在腦海中盤桓；朋友一家正好自墾了南灣小琉球旅行歸來，興高采烈與我分享出門旅遊點滴，說起開心的片段，連平日少話的女孩也眉飛色舞爭先恐後；說起在南灣遇見美麗卻蠻人甚痛的水母，女孩哇哇大叫，真是太恐怖了，我想，那款開啓蕾蕾的

少女怎堪如此驚嚇？女孩笑瞇瞇地說，反正是特別的經驗，痛一下無妨。說起全家人夜宿星空下，數著天邊繁星道晚安，夜半驚傳雷轟隆隆響，隔天起早的爸爸一路探詢，方知昨夜其實無雷驚擾，而是海浪拍打岩壁的磅礴氣勢，讓這家人錯以爲。那謎題揭曉的當下，眾人既驚喜且，許是，蘇東坡赤壁懷古的「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一點也不假，一點也不遙遠。

朋友還喜樂地說，這趟旅行意外收穫是，剛拿到駕照的大女兒已經可以騎摩托車載著她環島，四處閒逛，隨處欣賞好風景，看似尋常的四天三夜，延伸出千般說不盡的幸福滋味，回家以後，全家人更聯手把這趟旅遊風光人情做成小書典藏……讓聽故事的人無由感染幾分旅行的嚮往。

而盛夏時節，我生活裡另有安排，恰好無從遠走。直到那一天早晨，陽光敞亮，藍天大嗓門召喚，空氣中有股甜香誘引，讓人心忍不住飛揚。終於，我出門了，一個人坐上內灣線迷你小火車（非假日只有兩節車廂）悠哉上路。但是這回我決定不去內灣趕集，我不去湊熱鬧，我要去叩訪傳聞中的愛情車站——合興車站。

彩繪小火車悠悠，像童話似的晃晃，站與站之間只有短短的路程，沿途少少的人上下，若非白晝，還真像是那部只在偶數月的第三個星期五深夜零時零分從大阪出發，通向現代桃花源的不思議幸福列車。車窗外，風景不斷變換，金黃的稻穗剛過眼，大紅的扶桑花迎面而來，貼著牆垣的紫色牽牛花彷彿也輕聲唱和夏日光采，鐵道邊無盡的綠意，真情相挺一路伴隨，這短短的旅程有個美麗的開端。

同車的，多半是放暑假的年輕人，三三兩兩相約出遊，或者成雙成對青春靚影，鮮少有那麼一兩個女孩男孩，看來是獨行俠，安安靜靜的坐著，眼神也不飄移，自然散逸一種恬淡的美。極少數的，少婦和家中長輩帶著四、五歲娃兒出遊，孩子愛玩，即使在車廂裡仍不免好動，「那是什麼？那是什麼？」像是他的口頭禪，但他不無理取鬧，頂多是有著小孩原有的任性活潑。

對角也是一位年輕的媽媽，拿著手機想拍下寶貝的模樣，可是上國小年紀的孩子扭扭捏捏不配合，母子倆玩起你拍我閃你照我遮的遊戲。看進眼裡，都是幸福的吉光片羽。

小火車慢慢走，卻也沒花多少的功夫，距離我啓程十幾公里遠的合興站就到了！和我同時下車的還有一對小情侶，小手牽小手走在我前頭，輕聲細語說些什麼我不知道，但那背影真應了合興愛情車站的主題。

這隱身山坳裡的小車站，據說早些年是因為運送石灰石應運而生，是「鐵道迷津津樂道的折返式車站」，只是時代變遷，如今已變身成觀光景點。除了所謂「骨董級臂木式號誌機」

和舊行車室、站房建築保留完善，非假日的此刻此地，寧靜無比，最先入眼的是或高或低綿延的翡翠綠，和兩節舊式藍色車廂深情對望，一邊是店家用來販賣冰淇淋飲品，一邊則是佈置得很浪漫雅致，是「愛情長99月台」的盡頭，彷彿是專爲來此尋訪愛情的遊客拍照設計，幾隻泰迪熊守在屋裡，像是守護愛情一般。這場景讓我忽地想起，《愛情對白》裡的經典話語：

「把平凡的物品放進美術館就改變了人們的觀點重點不是物品而是你怎麼看」

這幾隻泰迪熊或許和街頭櫥窗裡的泰迪熊沒什麼兩樣，縱然被置換也不一定會被發現，然此刻他們身在合興車站浪漫小屋，儼然就是幸福的化身。他們始終都是泰迪熊玩伴，卻又不只是個玩伴，是觀看的我們賦予了他們不同。

浪漫小屋之外是紫藤花架，佇立半晌，無意中發現一小串的紫藤花開，讓人喜出望外。印象中，這酷暑時節沒有紫藤花，而我是如此幸運地遇上。有人說，紫藤花的花語是沉迷的愛，是永恆的思念和醉人的戀情，網路還流傳一個紫藤花的傳說傷感而動人，說是一個嚮往愛情的女子歷經癡心等待虔誠祈求，終於和心儀的男子相遇相愛，只可惜這段愛情不被祝福，男孩家貧不被女家裡接受，最後雙雙跳崖殉情。事後，懸崖邊上長出白楊樹和一棵纏繞依附而生的藤，藤會開出美麗的紫色花串，就是紫藤花。

愛情很美，而我們也知道，不盡然美麗愛情都有美麗的結局，然像這樣的故事，總不免教人唏噓。有詩云：「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終究太沉重。相較之下，我喜歡合興車站的認真人——曾春兆夫婦的愛情故事。

於是我更明白，周身這一切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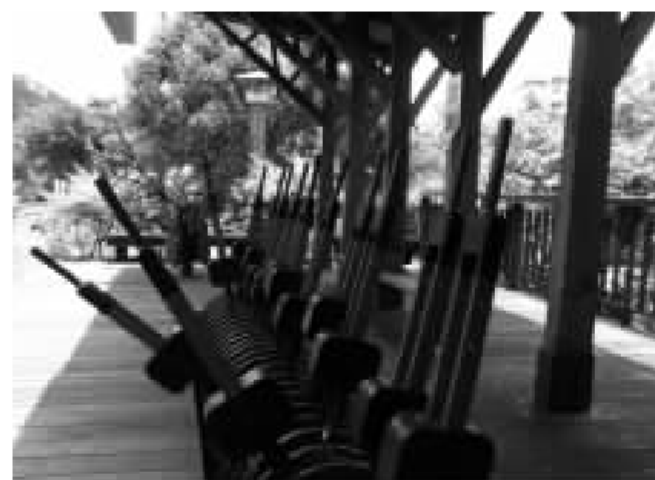


愛情車站，小得剛剛好

城市漫遊

——盛夏時節，我在「合興」愛情車站

◎林錦醇



骨董級臂木式號誌機



勇氣塔



愛情時刻表

是愛情的榮光所以燦爛。我靜靜地瀏覽「愛情候車室」、「回到愛情」、「愛情月台」，也爬上「許願鐘」、「勇氣塔」，居高臨下，我又看見那對小情侶，卿卿我我流連在香草舖子裡，但不知道他們的愛情是屬於什麼香？

晌午的園區很靜。放眼望去，只有幾個打赤腳的工人在附近花架長廊下或休息或交談著，還有一個提著工具箱往更裡邊走去。店家招牌紫色的洛克旗在風中搖曳。園區其實不大，像愛情，方寸之間，剛好可以容得下愛與被愛最好。

不知怎地，過往看的影片《安娜·卡列尼娜》、《愛在日落巴黎時》、《愛在黎明破曉時》，和侯麥《愛情四季》，以及更久以前的《簡愛》、《麥秋》和《亂世佳人》……，忽然之間，驀然湧現。其實，愛情的樣貌，何止千姿百態，絕對遠勝電影所能展現，終須個人心領神會……很多時候，愛就在不經意之間……（語出《巴黎圍城風暴》），年歲漸長，愈是深有體會。

時光悠悠，轉眼過午。小火車來了又走，走了又來，親切的列車長再度站上月台，探問著有沒有人要上車？當然有我。

一趟愛情巡禮，不過長不過短，恰好讓我有機會暫拋日常的細瑣紛雜，城市漫遊，領受淡淡幽香的感動，也解我想出走旅行卻不得的癮。※



許願鐘